

# 蓬車入川日機濫炸

魏希文

## 抗戰初期記萍蹤之四

### 沅陵暫住操場上課

湖南沅陵是古時的辰州府，街道狹而長，沿沅江成平行的發展，商業頗為發達，是湘西的重鎮，也是川湘公路的必經之地，那時街上的飯館和旅舍，至為擁擠，家家客滿，滿街都是路過客，由此分赴各地，軍人也不少，頗有戰時緊張忙亂景象。

軍分校有令規定，二十七年十月一日以前，應全部到達瀘溪開學。在沅陵時，路上遇見分校教官張希道和另一位吳教官，他倆告訴我瀘溪後河邊有一處房屋，有三間房子可以容納，我于九月二十五日一家大小搭車去瀘溪，車子直接開到此處，省去了許多的周折，當時房東正在門口問我找何人，我說分校同事替我找好你這裏的房子，所以他們介紹我來的，據房主說：「這房屋是用來堆放東西的地方，本來是不租人的，但你們既然來了，我們不能不幫忙，你們可以在這裏住下」，我們全家住的問題，才算暫時解決。

住下來之後，房主借給我們水缸和若干傢俱，湘人好客，可見一斑，家母等到達後，再偕同內人上街添置些必需用品，房東並送我們自己

種的蔬菜。

到達瀘溪的第二天，我到分校政治部見萬主任，他說我派在過河的軍官大隊任指導員。大隊駐地距離河邊大約十華里，附近是一小鎮，我們駐在鎮外，房屋很大，大概是祠堂，隊長、指導員、區隊長各駐一小間，學生住一大間內，都是地舖，大房間內再分隔成若干小間，以便于管理。

言大隊長是黃埔軍校二期畢業，說他的侄子言守元也是軍校政訓研究班我的同學。校本部駐在瀘溪縣城內的某祠堂裏，我到瀘溪後，因公忙還沒有去過校本部。在工作忙碌中，日子很容易的度過。

十一月十三日，長沙大火，聽說是省政府有計劃的堅壁清野政策的行動，以阻止日寇的前進和物資的被敵人利用。

我奉派駐隊工作後，每週三、六外宿，平日不能回家，利用午睡及夜晚時間，舉行學生個別談話，以免影響學生上課，每日以約談十個學生為原則，學員都是湖南人，每人輪流談話三次，以澈底瞭解他們的一切情形，同時實施個別教育。教官來隊上講授課程，都是在操場上舉行，

學生每人有一個小凳子，因在空曠的廣場上，所以教官講課，必須提高音調，很是辛苦，課程有日本侵華史、總理遺教、領袖言行等等。

學員多是上尉或少校以上保安團隊軍官，都非軍校出身。星期日多去瀘溪縣城遊玩，也有的前來我家玩玩。他們常要請我吃飯，因為他們都是湖南本省人，家都在湖南，生活較我們安定，而且都是做了好幾年的軍官，比較有錢，與我相處，頗為友善，對我頗有好感，常對我說，他們是老粗，請我多予指導，其情可感，但是我不能接受他們的邀請，和他們去上飯館吃飯。

某日我去分校政治部，萬主任詢問隊上情形，他說我在隊上工作，成績很不錯，並告訴我，這裏湘西人比較野蠻，習慣也不好，要設法子以改善，囑我每隊挑選十個學員，由指導員帶領，前往政治部，由萬主任親自與之個別談話，每日一隊，自上午九時起至十一時為止。

民國二十八年農曆年快到的二月初，萬主任宣佈每指導員加發點錢作獎金，以為過年的需用。隊上也殺了豬，以備學員們加菜之用。房東又送來臘肉等食品，所以這個農曆年過得相當的豐滿和愉快。

農曆年前，英妹結婚，我請了政治部兩桌客人，妹婿在軍政部防毒訓練班工作，婚後他們同去四川。

### 分校改組決往重慶

三月初學員畢業，隊上曾聚餐，以示惜別，因隊上沒有事情，我便回瀘溪，這時傳說分校將撤銷，改組為湖南省訓練團，遷往湖南耒陽。我想去四川，另謀他就，萬主任勸我隨校去耒陽，他說我家眷人多，重慶又常遭敵機轟炸，不可前去，老友蔡倚珍，他在軍士大隊任指導員，也勸我去耒陽，家母也和他們的意見一樣。

我認爲如果仍回長沙，再南行去耒陽，隨同家眷前往，困難也是一樣，不如去四川，那裏是抗戰的基地，是全國發號司令的中心，朋友也較多，易于另謀工作，所以堅主去四川，乃決定離開分校。

四月中旬，分校發給我四月份的薪水，適遇瀘溪有一輛卡車，前往重慶，車主答應我搭他的車子，不過說我家的人口多，恐不很方便，我因該車有車篷，可避風雨，擁擠點沒有大問題，於是決定搭該車前赴重慶。雖然重慶之行，旁人看來未免有些冒險，可是事情要能十全十穩，也是不可能的。

離開瀘溪的那天，上午十時才開車，房東送我們上車，他的兒子是由我推薦去長沙分校受訓，所以對我很感激，并囑我以後多通信，可是我懶于寫信，始終沒有給他們寫過片紙隻字。

在我沒有決定前往四川以前，二十八年一月

間，便聽說薛岳先生發表爲湖南省政府主席。外傳分校要改組，我那時以大隊指導員并兼第一中隊指導員，其餘兩個中隊指導員來問我分校的改組消息，我說不管他們如何改組，與我們都沒有關係，他們聽說說我將有高就，約我到外面一談，以便詳細的交換意見。

那次他倆對我說，我如果有高就，一定要將他倆帶去，我一再否認，事實上也是如此，我此時並沒有決定何項工作，不過只是想離開這裏，另謀他就罷了。這時我並且對他們說，我如另有他就，當先告訴他倆。他們又建議我說，如沒有其他高就，請我不要離開，他們說還有消息合併省訓團，如果萬主任走，如果範圍小，我可以當上校訓育科長，如果擴大，我可以高升，他們又說，我在總政治部有很多朋友，如果萬主任走，安徽人將全部離開這裏，如果去重慶，通過苗區，家眷行動，頗是危險，我說如果我要升上校，在戰地服務訓練班改組時，就可到第三戰區戰地服務團任上校科長，他倆最後還是勸我考慮。

過了三天，他倆又來問我考慮的結果，可見他們關心我的好意，同時也可見他們還是想和我繼續在一起工作的心情。

我答復說，一定要去重慶，他倆知道挽留不住，才說將來有機會，一定要他們一同前去，以便追隨我工作，我走的那天，他們趕來車站送行，並帶些食物送給我，要我在沿途留意，過苗區時最好不要停車，等到了四川的秀山縣才可停車，其情實可感。

### 篷車入蜀川人重義

我們搭乘的汽車，雖有車篷，但是人貨擁擠在一起，使得頭都抬不起來，很是困苦，沿途經過所里及茶桐兩苗區時，不免提心弔胆，這時妻已有孕在身，此行確是有些冒險，想到獸在湖南也不是辦法，可是此行旅途的安全，是無法考慮的。我穿的是軍服，司機要我坐在司機座前面。藉以壯胆量，結果那天上午十一時開車，晚上七八點鐘才到達秀山縣城，司機告訴我，經過苗區時，最好不要買苗人賣的東西，包括茶水在內，因爲聽說有苗人放蠱的傳說。

到達秀山後，住在某旅社，司機堅請我吃飯，真是盛情難却。過秀山後，繼續向重慶進發，第一站是酉陽縣屬的黑水壩，在此停留一晚，我堅請司機吃飯，並請他喝點酒，他說家母身體好，一路都沒有暈車，我內人已懷孕，所以他沿途不敢開快車，他非常歡迎我搭他的車子，說是有緣，所以賓主很是融洽，司機沒有要我們的錢，家母囑我善待司機，不時買些香烟招待他。

第三天到黔江，沿途經過各市鎮的時候，都停車略事休息，人民風俗與湘西頗相似，男人多以布裹頭，藉以防受風寒。到達黔江時，爲時尚早，有人問司機我是什麼人，司機便指我說我是隊長，送家眷去重慶的。第四天到達彭水，休息一晚，第五天到達南川，司機說他們到南川後要卸貨，結果停了兩天，仍未開車，我考慮結果，決心留母親奶媽等在南川暫住，我看南川很大，市面很熱鬧繁榮，於是我托老百姓帶我去找房子，因爲車子卸貨後，究竟去什麼地方，還不知道

，開車的時間，也不能預計，所以我們住旅館，是很不合算的。

結果有姓李的老百姓，表示歡迎我們，讓出兩間房子給我們，房東李老先生年約五十多歲，人很和藹而友善，他說他的兒子，也在軍中，並且說如果不是打「國戰」，我們是不會到這裏來的，要我放心，他們會好好照顧我的家人的。

從旅館搬去的頭一天，我們到外面小館子吃飯，第二天向房東借了些炊事用具，準備自己做饭吃，我和母親商量，我先和內人去重慶，等安排好工作，找好房子，再來南川接他們去重慶，家母囑我到重慶後要常來信，他們在南川是舉目無親的，我答應最多三個月便會來接他們。

家母等暫時安頓在南川李家，實在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因為一則我目前的工作，還沒有頭緒，到重慶後，恐怕物價高昂，更難負荷，二則重慶的房子沒有找好，日寇飛機常來重慶轟炸，安全可慮，三則南川距重慶尚遠，物價較低，而且房東家頗富有，對我們又很客氣，而且堅不收我的房租，敵機轟炸的機會也少，很可放心。

### 適逢日機狂炸重慶

我和內人由南川經綦江到重慶，在綦江曾住一晚，到達重慶的第二天，敵機便來襲擊，空襲警報後，只好隨同老百姓到海棠溪附近山上躲避，一直到下午才解除警報，這是二十八年五月三、四兩天，重慶連接兩天，遭敵機大轟炸，正是我們到達重慶的期間，予我的精神威脅很大。

重慶是我國西南重要的腹地，在歷史上一向

視為必爭之地，俗諺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自三國以來，便兵連禍接，故雖有天賦之利，未能善加開發。四川有岷、沱、黔、涪、嘉陵、渠、青衣、長江諸水，交通便捷，下有巫山三峽之險，北有秦嶺劍門之固，是兵家必爭之地，七七抗日戰爭，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並宣佈以重慶為陪都，得以支持八年之長期抗日戰爭，實在是戰略上的成功。

古時的渝州，便是現在的重慶，所以重慶現在又簡稱渝，這裏是一個半島形的山城，三面臨大江，只一面通陸，川諺俗謂「天生重慶，鐵打瀘州」，便是形容重慶形勢之險要，重慶據長江嘉陵江的匯合點，當康、滇、黔各省之要衝，是控制大西南的樞紐，人口繁密，百貨輻輳，是四川首富的地方，所有大多數的房屋，沿山而建，高出江面約百公尺，民房多建于城內山樑和夾岸內坡，遠望之如萬層高樓，重慶四週，有五大渡口，遙成犄角之勢，氣候因受山區水蒸，雲霧長日籠罩，有「蜀犬吠日」之諺語，夏季炎熱異常，冬季則霖雨連綿，最有害于衛生。

四川省的政治文化中心，雖在成都，但經濟中心却在重慶，所產的桐油、豬鬃、藥材、綢緞、榨菜、皮毛等商品，全匯集在重慶，裝上輪船，從長江運往川外，甚至陝、甘、滇、黔的某些貨物，也有先運經重慶，再運送出川的，自然，從外國和外省運銷西南的貨物，幾乎全部由長江口岸，上溯長江，運到重慶，再分銷全川和隣近各省，所以四川在西南的經濟上的地位，是極其重要的。

自五月二日傍晚到重慶對岸的海棠溪之後，曾經數度想過江去重慶，都因日寇飛機襲擊而未果，五月四日敵機再度來襲，市內發生大火，市民死亡四千四百多人，受傷的三千一百多人，房屋被燬一千二百餘幢，災情極為慘重，重慶市民蜂擁過江，前來海棠溪，其情至慘，令人目不忍睹。

我想這次經川湘公路平安抵達重慶，不料到重慶後，竟如此的危險。當時的蔣委員長除親赴各災區慰問巡察之外，同時令所有的公教人員一律協助救災工作，各機關幾已全部停止辦公。自這次大轟炸之後，重慶各報因敵機濫炸，社址和設備，大部份被燬，全市十家報紙，如中央日報、大公報、時事新報、掃蕩報、國民公報、新蜀報、新民報、商務日報、西南日報、新華日報等共同出版一種聯合報，為免予遭受敵機轟炸，所以在山洞中編印，八月十二日以後，各報才分別復刊。

### 奉派工作郊區辦公

五月六日情況較安定，我乃過江前往重慶市區，步行至兩路口軍委會政治部，這時老友芮晉兄已奉調中央黨部軍隊黨務處，在政治部看到人事科長侯志明先生，他囑我寫一簡歷並留下通信處，他說他曾看過我編印的中國學生週刊，我說抗戰一開始，我便決心改做實際抗戰工作，參加平津流亡學生戰地服務訓練班的工作，即為一例。他問我中校已幹了幾年，允我明天再來見秘書長，我乃匆匆返海棠溪旅館。

近日來身體實在疲勞不堪，七日又往見侯科長，等候到中午快下班時，才見到賀祕書長衷寒，他首先問我是否有病，我答說因日來經川湘公路長途跋涉和連日來敵機轟炸，身體過于疲勞所致，祕書長當時也很疲倦，故未久談，乃行告退。

侯志明科長告訴我軍隊黨務處在求精中學內，中央黨部也在那裏，離總政治部不遠。下午見到芮晉兄，他邀我去他家便餐，並要我搬他家暫住，那時他和牛踐初先生同住一個地方，那地方叫遺愛祠，在山半中腰的山邊上，倒是避空襲的好住處。而且距離兩路口總政治部很近。

芮晉兄曾與我于民國二十二年軍校政訓研究班畢業後，同時分發湖北省孝感實驗縣工作，他告訴我如果總政治部工作有問題，軍隊黨務處也可想辦法，工作絕無問題。那時軍隊黨務處處長是周兆棠先生，各部隊的黨工人員，大多數是由政工人員兼任，所以在工作關係上是很密切的。

八日乃將內人遷至遺愛祠芮晉兄家暫住，九日又去見侯科長，他勸我稍候幾天，簽我任職幹一團政治部的上校訓育科長的公事，祕書長不會批了。芮晉兄也勸我休息幾天再說。過兩天我又邊約去見侯科長，他告訴我聽一科張明科長處需要人，他過兩天便要來城裏，等我和張明科長見面後，工作定無問題。

再過兩天和張科長見面後，他要我到他科裏當上校科員，他親自簽呈祕書長，那時在一科的老友曹敏兄，他要到軍隊黨務處去，曹兄與我都曾住上海呂班路，幾天以後，我奉派發表軍委會

政治部第一廳第一科上校科員職務，到此工作問題，便告解決。

五月十二日、五月二十五日，重慶先後又兩次遭受空襲轟炸，五月二十六日我偕內人同去三聖宮，因為總政治部分城鄉兩處辦公，部長以及各廳首長等，爲了與統帥部聯繫方便起見，是在城內辦公，至於大部份辦公人員和檔案，都在三聖宮鄉下。

### 驚險的老鷹岩公路

去三聖宮要經過一處較高的山地，名叫老鷹岩，這一處公路，建築得很是奇妙，在全世界上當時也不多见，那是在一座山上，公路按螺旋式上行，再在山頭以石橋跨接在對面的山頂上，然後穿山洞而進入坦途，因爲當地山勢和坡度的關係，其他的設計都無法通過，否則便要繞道數千百里。

據說這一處奇特的工程，是那時陝西籍的留德老工程師李儀祉的偉大傑作，他在柏林工科大學專習土木工程，回國後在陝西興辦水利，造福蒼生，民國十六年四川軍人劉湘，督辦重慶市政時期，開始修築成渝公路，從重慶一出來，就遇上老鷹岩的困難工程，劉湘經人介紹，聘請李先生入川，就任重慶市政府顧問工程師，由他設計建造了這段偉大而奇特的公路。

後來成渝公路全線通車，來往汽車經過老鷹岩的時候，旅客每每下車，盡情欣賞，莫不景仰和稱讚。

又據宋希尚先生在中外雜誌寫的「關中灶神

李儀祉」一文說，當時劉湘督辦重慶市政，修築成渝公路，對此一段高低懸殊之處，久久不能得一適當之路線，遂特敦聘先生親往測量，相度地形，即就老鷹岩前之小邱，築路成螺旋式盤繞而上，復以橋跨接于對山，其坡度僅百分之七，由平地陡昇而上，高達百八十餘尋，路至山頭，再穿洞，始與西來之路線腳接，立洞前下瞰，見路線盤繞，寫橋飛跨，青山冉冉，巴水泱泱，盡在足下，若欲另求一更好更宜之路線，實不可復得，真所謂巧奪天工，大智大慧之傑作也，北伐完成後，總統蔣公初至成渝，道經老鷹岩，亦下車嘆賞，問何人所設計，劉以李對，總統默識于心，嗣後廬山講學，先生應聘前往，初見總統，憶起老鷹岩之超人成績，特面加讚許，先生曰「此工程上平常之事，不足道也」，可惜我車過此山洞，因搭公家汽車單獨下車不便，不能下車觀賞奇景，迄今猶引爲憾。

車到賴家橋下車，因總政治部遷來不久，三聖宮公路局還沒有設車站，便僱了一個「滑竿」，那是用竹子做的轎子，四川人叫他爲「滑竿」，將行李抬着走，到達三聖宮之後，又因那裏沒有旅館，乃再赴土主場找旅館，賴家橋到土主場，大概六、七華里，不料到土主場後，也一樣的沒有旅館，幸得一外省人士告訴我，土主場街尾有一個廟，他也暫住那裏，告訴我我可以暫住，結果沒奈何只好搬去這廟裏借住一晚，男女分住，才算沒有露宿。

第二天我前往總政治部找老友曹敏兄，經張明科長介紹一科同事顏邦屏、侯吉暉、謝昌森、

向紫玖、韓子文、李樹勛、王自強以及老友曹敏兄等人，中午下班後，曹敏兄邀去他家吃飯，他這時住在金家院，院子很大，經交涉後，房東允許暫住，翌日便搬到這院子來，這裏只有一間房子，廳堂等都沒有。

### 入城開會健行為樂

星期一上班，我坐在謝昌森前面的一個位子，這時候我對科員工作，還很茫然，過去沒有做過這種工作，對工作內容，當然熟悉，但對公文程式却很生疏，我當時的工作，是主管審核工作報告，簽核好後由韓子文辦稿。

三個月之後，老友曹敏兄奉調中央黨部軍隊黨務處當科長，張明科長告訴我，曹敏兄另有高就，遺缺由我接任，我於八月份接任一科主任科員工作。

七月初我已搬到一廳旁邊的某院房子，和老友楊烈信同住一個院子內，我兼軍委會政治部區黨部指導組組長，張明科長兼總幹事，楊烈信為區黨部專任幹事，經常由我代表張兼總幹事出席重慶軍委會特別黨部各項會議。

每次進城代表張兼總幹事出席軍委會特別黨部會議，開過會以後，我經常是利用下午剩餘時間，往各處走走，從兩路口一直走下去，經中山一路、二路、三路，到小樑子，都郵街各處書店看看，再回到兩路口，已到了下午五、六點鐘，經都郵街、七星崗、觀音岩等處，到達兩路口後，便在那裏的小吃館吃飯，晚上再到上清寺、曾家岩一帶散步，再回兩路口總政治部，睡第一廳

的辦公室桌上。

由三聖宮去重慶兩路口，每次都是先步行到磁器口，由磁器口再搭船去重慶，因為這樣的走法，可以多節省一點費用，到重慶後有較多的錢可用，而且也可藉步行若干路程之便，鍛鍊體魄、調劑身心。

到三聖宮到差，工作有了頭緒之後，我便再寫信稟告家母這裏我的一切情形，並且說將托妹夫孟慶源前來南川迎接她老人家等來重慶，同時孟慶源也回信，他在重慶附近的南溫泉工作，要到七月初才能抽暇前去南川縣李家，到了七月中旬，孟慶源又來信說，已將家母等接到南溫泉，大家都很平安，我去信孟慶源說，我最近很忙，並且各處還不熟悉，房子也還沒找好，最近計劃再托同事幫忙，趕快找好房子，以便母親等早日搬來三聖宮。

接以往長沙分校同事黃君來信說，長沙分校已改為湖南省訓練團，政治部萬主任到未陽後，便已離開，湖南省政府發表杜建時先生為省訓練團教育長，蔡倚珍兄也已離開那裏，過去分校政治部人員，大部份都已離去，他說當時他們勸我不要走，現在證明我走得對，否則如果還在那裏，必定增加許多困難，他們現在也準備離開了。

我想當時離開長沙分校而往重慶，雖屬冒險，但結果證明走得對，聽說省訓團待遇，還不及長沙分校，所以走的人更多，黃君問我有些同事已來重慶，不知見到沒有，我回信說，都沒有見到，我並且告訴他以後來信，寄總政治部第一廳，以後未見黃君再來信，由此即失去聯絡，人事

滄桑，可深浩歎。

科內的事務，如果張明科長有事進城的時候，便囑我照料，好在幾個月下來，科裏的業務也熟悉了。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底，內人生產一女，張明科長及第一科同仁都送禮祝賀，我請了兩桌客，那次是請的廳裏廚師幫忙到家來做的，張明科長笑對大家說，雖然抗戰期間，一切從簡，但要在簡單中求熱鬧，長女滿月後，便遷居到三聖宮去，土主場路途中間的一個院子裏，這裏有兩間房子，準備接母親等來此同住。

### 南嶽會議政工改制

九月間，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南嶽召開政工會議，鑒於政工機構層次過多，致人員管制與工作督導，也不能嚴密，最易發生鬆懈凌亂的現象，在會議中決定調整計劃，其要點是將指導層次減少，除行營和兵團政治部，已因軍事系統的改變而裁撤外，並將師政治部全部撤銷，改設師督導員，列入軍政治部編制之內，以軍政治部為實級，連指導員一律不設，充實團指導員室的人員和經費，這一計劃，到二十九年四月，才完全實現。

同時這次會議，大家又認為總政治部本身組織，還不很合理，所以會議後，將部內編制，又酌量加以調整，經過多次研究，制定新調整方案，除原有指導、設計、技術三委員會繼續保留以外，部內設五廳兩處，第一廳主管各級政工編制、人事、和幹部訓練。第二廳主管部隊、軍校、

軍醫院政訓和國民軍訓及民衆組訓。第三廳仍舊主管文化宣傳。總務廳改爲第四廳，主管經理、財務。取消秘書處，另設部長辦公廳及總務處交通處，加強行政管理，並將調查室刑行組取消，這項改革計劃，到二十九年一月才告實施。

這次改組，部長陳誠上將繼續留任，張厲生仍任副部長，賀衷寒仍任秘書長，楊麟仍爲第一廳廳長外，以張麟舒爲副廳長。杜心如長第二廳

，以張明爲副廳長。郭沫若仍爲第三廳廳長，以范揚爲副廳長。原總務廳廳長朱代杰辭職，以吳子漪爲第四廳廳長，莊明遠爲副廳長。賀衷寒兼部長辦公廳主管，以張宗良爲副主任，五月賀衷寒辭兼職，專任秘書長職務。部長辦公廳主管，改以劉千俊繼任。旋張宗良調中央訓練團辦公廳主任，部長辦公廳副主任職務，以劉雲翰繼任，並且分別以葉中青、梁啓霖爲總務處、交通處處長。

在第一廳方面，原第一科的李樹勛、韓子文、王自強隨張明副廳長去第二廳工作，原第一廳張明科長缺，改由陳維中繼任，我仍任第一廳第一科上校主任科員，十一月張明已去第二廳就任副廳長。我的工作係主管政工組織、編制及幹部訓練等項，不算太忙，如果不主動去做那工作，便很清閒了。

中外文庫  
第四種

# 還俗記

增訂  
再版

鈕先銘著

定價柒拾元

請速購閱

名作家鈕先銘將軍多姿多采的一生中，有一段最離奇的際遇，那便是他曾一度出過家，當了和尚，然後又名正言順的還了俗。這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刻已由鈕將軍撰成「還俗記」。本書記述抗戰初期南京淪陷血淚史實，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確是一本百讀不厭，值得鄭重推薦的好書。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爲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祕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僞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爲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伍拾元合售貳佰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